

白领偶像化 主题做减法

——观正在上演的改编名著话剧《红与黑》

□ 孙惠柱

19世纪的欧洲小说大多和我们距离甚远，却有一部很容易引起国人的现实联想：法国大作家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

掌声响 情感过山车

一个乡下木匠的儿子来到城里的上流社会跻身，不但凭他的聪明争得了地位，还弄得两位绝世美女为他闹出人命来，“成功故事”+情感过山车！根据这部名著改编的多场次话剧《红与黑》看准了当今众多白领对西方名牌、对个人奋斗、对“上流人”情感纠葛的兴趣，极大地满足了以白领为主的观众，近日在演出中每场戏一结束都赢得赞许的掌声。

李宗翰 像个落难者

剧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也是观众最乐意认同的，是两位真正的上流女子：温阳演的市长夫人和谢俐演的侯爵小姐。这两位爱上于连，要冲破强大的阻力，这一过程中就显出了人物的性格的层次。两个人的反差还很大，同样是居高临下爱一个“下人”，市长夫人的爱是母性的，温柔的，还时时伴随着自责和忏悔；侯爵小姐的爱却是攻击性的，颐指气使的，常常是用挑衅来挑逗。和这两位女性角色一比，男主人公于连反倒显得简单多了。李宗翰的表演估计还是符合剧本和导演的要求的，一个将会引来更多“粉丝”的可爱的青年才俊。这个于连更像个落难的贵族



■ 话剧《红与黑》剧照 图 TP

子弟，一个单纯而又尊严的天才少年，而不是个野心勃勃向上爬，同时又小心翼翼学习上等人规矩的木匠的儿子。

受害者 报复犯命案

司汤达的批判现实主义经典入木三分

地刻画了于连的两面：既是小人又是英雄，既钦羡上流社会又嫉恨上流社会，最后还成了它的受害者：他因为报复而犯下人命案。那是转型社会中的一种典型性格，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也颇有警示意义。

“白领剧”表面很光鲜

话剧在情节和主题上都做了减法，基本上只突出了于连“正面人物”的一面，因此特别强调了他受压迫的身份，但他又不是他父亲那样的下层劳动者，他的眼里只有上流女子，对那个想要嫁给他的女佣人连正眼都没瞧过一眼。这个于连其实是一个偶像化了的洋装的白领形象，还没上场就已经和他那穷人的家庭“划清界线”了。当下有不少白领剧也常常是这样，展现的多是那些表面光鲜的时尚和偶像，忽略了许多白领背后并不那么“白”的背景。其实于连这个角色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他身上那乡下人本性和上等人追求之间的矛盾，是他一步步提高品位和地位，最后又失去一切的过程。那就是展示人物厚度和主题深度的所在。

戏很好看。王峻的舞美结合写意和写实，既有浓烈的以红与黑为主的统一色调，又呈现出灵动多变的演出空间。许承先和宋忆宁扮演的侯爵夫妇戏虽不多，却一举一动、一字一句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耐人寻味：正宗的贵族做派，上海人说的“老克勒”味道，正是于连们想要下大功夫学的。

评论 07090210501

上海大剧院演出季大幕昨晚拉开

《培尔·金特》桀骜不驯

本报讯（记者杨建国）今年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逝世100周年，昨晚，上海交响乐团和挪威国家歌剧院联手把格里格根据易卜生同名剧创作的音乐戏剧《培尔·金特》，搬上了上海大剧院舞台，也揭开了上海大剧院年度演出季的大幕。

国内的艺术爱好者对《培尔·金特》并不陌生，文学家萧乾曾翻译出版过中译本，中央戏剧学院和挪威易卜生戏剧团先后在北京上演过这部诗剧。但是，以音乐戏剧的形式演出这部作品，却还是首次。据介绍，格里格的这部诗剧配乐，全剧有5幕38场，演出时间长达6小时，这次上海演出，挪威国家歌剧院提供了不到2小时的“压缩版”，集中保留了格里格的音乐精华，舞台特征更接近歌剧；但是，这次演出又包含了旁白、朗诵、舞蹈等戏剧手段，定位为音乐戏剧。

上海交响乐团与合唱团昨晚担当了这部音乐戏剧的乐队演奏和合唱，并由挪威籍指挥泰尔杰·密盖尔森执棒；挪威国家歌剧院除了派出导演、布景设计、编舞、服装设计等人员，主要角色扮演者也由该院的演员扮演。《培尔·金特》展现的是一名浪荡子的传奇经历，是他的桀骜不驯和自我色彩，都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虽然“压缩版”大大精简了剧情，但还保留着易卜生这部戏剧的基本线索，而且，感受格里格的音乐也让听众十分满足。



■ 音乐戏剧《培尔·金特》剧照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米多高，他是全国青联委员，也想多做些公益的事，因此，有邀请他从来不会拒绝。

对于《同一首歌》播出时，删去他的新歌保留一首《朋友》的做法，臧天朔气愤地说：“全国人民都知道，臧天朔只会唱一首歌。”臧天朔指出，这一做法对繁荣原创音乐不利，阻碍了原创音乐的发展。臧天朔说，除了央视，一些电视台对播出新歌也不如老歌这么卖力，因为老歌能与观众互动，现场气氛更好。“我们现在很痛苦，演出时只能用老歌搭新歌，就像买一送一，但往往播出时，新歌还是被剪辑掉了。”

新歌难以面世，臧天朔很困惑。但现在他找到了网络播客的新渠道。最近，他刚刚上传了给北京奥运写的一首《啦啦队之歌》。之后，他将通过电讯来推广原创音乐，臧天朔这些话里，充满对荧屏不愿推原创歌曲的无奈。

首席记者 俞亮鑫



■ 乔万英的油画《昔阳小城》

今天，来自山西昔阳县的农民画家乔万英在上海美术馆举办油画展。在这之前，他已先后在北京中央美院和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个人画展。中国美术馆还收藏了他的作品。

地地道道庄稼汉

乔万英敦厚朴实，地地道道一个庄稼汉的样子。他笑呵呵地说：“请大家多批评指教，俺回去再好好画。”乔万英1961年出生在离大寨十多里路的昔阳乐平镇居仁村，从小喜欢涂涂抹抹，喜欢看山看水看花草。他会傻傻地凝望着远处的风景，半天一动不动。

曾经拿起油漆刷

乔万英26岁时，他揣着300块钱，到北京学画画。300块在他家乡可以派大用场，但到了北京一个月就用没了。为了生存，他当了建筑工。本想拿画笔的手，拿起了油漆刷子。到了2000年，他终于为自己积淀好了画画的物质条件，他买了油画布、油画笔和许多油画颜料，这在他过去是不敢想象的。

灿烂太阳向日葵

硕大茁壮的向日葵，在他笔下有时像灿烂的太阳，有时像小孩的笑脸；黄土高原好像会奔跑，会歌唱；童年的梦境，奇奇怪怪；父亲母亲，木讷得让人禁不住想掉泪……一位出家人看了乔万英的画后说，从他的画中读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愫。时空无情地流转，家在哪里呢？在那些激动的玉米、惆怅的树里闪闪烁烁，在张开的双手、如梦影般大人小孩的身上闪烁。这些画让我们领略到这位农民画家像棉花一样柔软的心。

爷爷奶奶在梦里

乔万英还喜欢写歌。在他的画册前就录着他的歌：院子里睡满了石头，石头里全是梦。梦里有爷爷的爷爷和奶奶的奶奶，唱着一串长长的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离不开这院子呀，长不大这心。满院院的石头呀，满院院的梦…… 本报记者 林明杰

“芥川奖”青睐都市小说

“细节小说”青春自白

本报讯（记者李菁）日本纯文学最高奖“芥川龙之介奖”的每一次颁发，都成为轰动整个日本社会的大事。2007年得奖小说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甫一公布，上海译文出版社便购下独家版权，邀请著名翻译家竺家荣担纲翻译。该书近日出版。

《一个人的好天气》描述了一个打零工的女孩如何与年长亲人相处，同时追寻自我、独立生活的故事。小说写尽了做一名自由职业者的辛酸，折射出当前日本许多年轻人不愿投入全职工作而四处打工，他们不想长大，不愿担负责任，无法独立，害怕走出去看这个世界，但又不知这种恐惧从何而来。

《一个人的好天气》是风格清淡的细节小说，可谓别具一格。因此，在芥川奖评审会上，8位评委中有6位将票投给了这部作品。芥川奖评委石原慎太郎和村上龙都对《一个人的好天气》喜爱有加，刻画出了主人公表现为某种虚无感的孤独，作者视线投放之准确使他感到一种舒服的惊讶。

青山七惠是日本“80后”新锐女作家，1983年出生于埼玉县熊谷市，毕业于筑波大学图书馆信息专业，目前在东京新宿一家旅游公司工作，写作只是她的副职。青山七惠是日本纯文学最高奖“芥川龙之介奖”历史上第三位年轻的女性得主。

中国作协昨举行研讨会

《神州赋》古朴别致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杨丽琼）昨天上午，京城近30位文化名人聚集一堂，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袁瑞良《神州赋》研讨会。《神州赋》包括《十赋黄山》《十问黄河》《十叹长江》《十望长城》4卷。书中有21幅宋元明清画家的画作插图，并以今人篆刻闲章作点缀，集画印文于一书，古朴别致。

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曹志、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等领导对袁瑞良新著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金炳华说，袁瑞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先后创作出了多部长篇赋体文好作品，激情洋溢，气势宏大，充满了他对祖国、对时代的热爱，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学养。

“我只会唱一首《朋友》？”

——臧天朔批评荧屏只播老歌不利原创音乐



■ 臧天朔

歌星臧天朔日前在昆山参加“群星耀东方”演出时，接受了记者采访。他曾因炮轰央视《同一首歌》不尊重演员劳动而令人瞩目。他在一次中国农业大学的演出中，因某些原因，没有演唱《同一首歌》的指定老歌，栏目组不仅删除了他的新歌，并发短信要求退还5万元的演出所得。

臧天朔说，他上了央视数十台晚会，其中至少一半是分文不取的公益演出，但他却要给自己乐队支付演出费，因此这些演出都是赔钱的。他参加央视的公益演出所拿到的证书，叠起来足有齐胸的1